

ZHENG ZHA

挣扎

文 钤 著

挣 扎

漓江出版社

033364

明 限

12475

262

挣 扎

文 刊 著



漓江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贵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6.375 插页5 字数87,000

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500册

书号：10256·41 定价：0.60元

序

贺祥麟

我怀着浓厚的兴趣，一口气读完了文钊先生的新作《挣扎》。

这是一部描写加拿大华侨和加籍华人生活的中篇小说。一谈起海外华人的生活，不管是华侨也好，或是已在居住国入了籍的华裔也好，对我来说，都象是听到了一支感情浓郁炽烈的奏鸣曲一样，立刻便勾起我一连串的遐思冥想，使我内心鼓荡，不能自己。早在三十年代初期自己还在小学和初中读书时，我便听老师们谈过许多有关华侨的故事。太远的不说了，单是这一百年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的腐败，民国成立后军阀的混战，反动政府的苛征暴敛，天灾频仍，农村凋敝，民不堪命，整个的解放前一百多年中，广东、福建、浙江、山东以及其他许多省份的不少人在国内无以为

生，被迫告别父母妻子，离乡背井，漂洋过海，到国外去谋求出路。中国人曾经被当作“猪仔”卖到国外作苦工，不仅生活困苦、劳动极端繁重，受到工头、老板的残酷剥削，而且有的还碰上一些国家的排华运动，华侨房子被捣毁、人身受迫害，经历了难以想象的各种灾难，生活、生命都没有保障。即使如此，这些勤劳勇敢、沉毅智慧和善良的炎黄子孙在国外还是站稳了脚跟，一步步加入了当地社会，和各该国家人民友好相处，对各该国家的生产建设与生活，作出了可贵的贡献。横跨北美洲大陆的好几条铁路，至少在有一些地段，差不多每一根枕木下都滴有中国人的血泪与汗水。第一次欧战期间，十五万华工去到法国，不少人在欧洲生了根，也开了花。浙江青田小贩的事迹更令人感动，他们一是语言完全不通，二是缺少资金，甚至缺少必要的生活费用，三是没有交通工具，然而竟能以无比的坚韧和刻苦精神，凭着自己的一双铁脚板，和沿途贩卖的一点零星商品，从祖国的东海之滨一直步行到西欧各国，这真是十九、二十世纪的《奥德赛》，是一部感人肺腑的活的史诗！今天，五千多万炎黄子孙散布在

海外许多国家的各个角落，远至南美、非洲的一些偏远城镇、穷乡僻壤，都有华侨和华裔的踪迹，他们和当地人民和睦相处，为发展各该国家的经济和文化，为中外人民的友谊，作出了弥足珍视的贡献。这是多么令人感动的事！

上面这些，我只是粗线条、挂一漏万地回顾了海外华侨和华裔的饱蘸着血泪与汗珠的奋斗历史。历史毕竟总是向前发展的，今天，基于时代的进步、祖国的强大、各国客观情况的改变，以及海外华侨华裔自己的艰苦创业、不断努力，总的来说，在国外中国血统人民的生活比之过去已有很大改善。但是，华侨和华裔的奋斗史并没有结束，他们仍然以自己的血汗，和当地居民一同劳动、创造，争取更大的进步。可以这样说，只要人类历史还得前进，这部奋斗史便要继续写下去，不能也不会中辍。这本是常识性的问题，不言自喻。可是，因为历史和社会知识的相对欠缺以及其他各种缘故，今天国内有一些青年对此并不是透彻理解的。他们看到回国探亲、访友、经商、工作、旅游的华侨和华裔生活都比较优裕，便错误地认为这些海外同胞在国外个个都是整日鲜花美

酒，悠游岁月的。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亦即更加普遍的情况，是经过了长期与外界隔绝，我国很多人确实不了解，究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国外的中国人或具有中国血统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他们想些什么？做些什么？对祖国如何看法？对于与祖国密切相关的一些重大问题（例如祖国的和平统一问题）如何看待？有什么希望、渴求和理想？这些问题，就连我这个过去在国外生活过，对华侨生活多少有一些感性知识，归国后又一直关心世界大事、接触面也比较广的人，也不是深刻了解的。

感谢文钊先生，继《雁归行》和《生存》之后，又为读者写出了这部新作《挣扎》，通过作品的艺术构思与描绘，从一个方面为我们解答了上述问题。小说写的是加拿大西部一两个城市中几个华侨和华裔的家庭和社会生活，虽只写了十几个人物，但围绕着这些人的生活与命运，不仅给我们揭示了他们的内心奥秘，而且象一棵树的横断面一样，让我们看到了加拿大华人社会的一个侧面，一个缩影。作品以浓烈的感情，栩栩如生地描绘了这些人的思想

感情，喜怒哀乐。对于存在于今天海外华人间的一些重大问题，作者并没有回避，例如：华人中父子两代、祖孙三代文化背景、生活方式的异同；中外两种不同文化对华人的影响；不同的人对问题的不同看法；华人与白人的关系；华人间政治和社会思想的相互差异以至矛盾斗争等，都作了生动具体、令人信服的描写。读小说时，我仿佛自己置身于加拿大西部海岸，和作品中一些人物一同呼吸和生活，感受了他们的苦乐。掩卷之余，周洪发、李大超、黄国宏、伍大贵、李伟哉等等这些人物的形象，依然象银幕画面一样生动鲜活，在我的眼前晃动着。

小说的题目启发性很强，“挣扎”二字，一针见血地概括了海外华人生存竞争之不易。在那里，生活就是挣扎，就是艰苦的、一日也不能停息的奋斗。小说的时代感特别鲜明浓郁，它使人一看即知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故事：加拿大华人谈论“四人帮”粉碎后的祖国现状，祖国这几年来的显著进步，国内的安定团结，中国人民的渴望祖国和平统一、台湾回归祖国等，这一系列随着时代脉搏跳动的情节，

都在作品中得到了较好的表现，给人以深刻印象。

小说的抒情气息十分浓厚。这除了因为作者以强烈的热爱故乡故土的深厚感情倾诉了自己心声外，还因为作者对加拿大、加拿大人民有着同样强烈的热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品中对加拿大大自然良辰美景的生动描绘。史瓦兹海湾是那样恬静美丽，令人心旷神怡，湛蓝的海水，片片的浮云，在海面上下翱翔的海鸥，高耸入云的树林，殷红的枫叶，巨人般的高大橡树，这一切是多么富于诗情画意！在东部，闻名世界的尼加拉瀑布一泻百丈，瀑声隆隆，水雾腾腾，游客欢笑，水鸟啼鸣。多么富有魅力！附带说一句，我觉得作者对尼加拉瀑布的描写还嫌简短了一些，如能再详尽一些，定能给读者以更大的艺术享受。

对于加拿大国家和人民，中国人民一向有着深情挚谊。加拿大北至北极圈，南至五大湖，东西面临大西和太平两洋，物产丰饶，土地肥沃，疆域辽阔，自然景色美丽如画；但尤其重要的，则是加拿大人民勤劳智慧，用自己的双手，把加拿大建成一个富裕发达的现代

化国家。中加两国人民情长谊深，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白求恩大夫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在两国人民友谊史册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另一方面，多少华侨和华裔，胼手胝足，和加拿大各族人民一同劳动生活，为加拿大的建设贡献了自己力量。文钊先生的这部新作，既是中加人民友谊的见证者和记录者，也为中加友好的大厦添加了砖瓦。为了中加人民源远流长的友谊，我们应该感谢文钊先生的这一创造性的劳动。

人如其文。本书作者是一位勤奋正直、热情洋溢、不论生活态度或创作态度都严肃认真的人。几年来，他在工作极度繁忙中多次回国访问，为增进中加两国人民友谊出了不少力，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更在百忙之中废寝忘食，挤时间进行文学创作，写了一部又一部小说，一篇又一篇文章。我衷心地祝愿文钊先生的文思，今后将象他故乡黄浦江的欢腾激浪那样愈益奔放，象他定居家园所在地史瓦兹海湾的浩淼碧波一样愈益壮阔，为读者写出更多优秀的作品来。

1982年6月9日于漓江之滨

自序

完成这部小说稿，正是我父亲在台湾去世四周年的日子。可以说是巧合，也可以说是安排好的，就在脱稿的前一晚，我梦见父亲严肃而不苟言笑地坐在床上，孤独、寂寞，看到我从远方走近他，默默地递给我一件小得穿不上的汗衫，就在这一刹那，我醒了过来，心中的悲痛难以自抑。

不是因为我一年一次地在这时候梦见与父亲的晤面而相信迷信；悲痛的是，我父亲死后葬在何处，到今天仍然是个未知所在。在这四年中，我只有一个问题，在思想中不断地出现：什么时候，我能到台湾的父亲墓上去献一束花？我这样的遭遇，也许有千百个中国人都面临着。

望着我书桌前父母的遗像，——一个葬在台湾，一个却在加拿大安息——在我的思想中

又出现另一个问题：活着的人，不能相聚，死了之后也是东葬一个，西埋一个，中国人真的甘愿这样生活在分裂的威胁下？

因为贫穷和逃避政治斗争，多少中国人来到异邦，觅取一碗饭吃。然而一百多年的移民史中，中国人的地位在哪里？中国人在外国环境中生存的平等权利，本来是不成问题的，可是一年又一年的争取，却又获得了多少？

在痛苦的心情下，写完了这本小说。我没有心情去作无情的批评，但不能不忠实地表达事实。在日常生活中，我就不喜欢应酬；在文学上，我更应该忠实。在复杂的海外华人社会中，我要求的是安定，是在生活中挣扎的一群，得以喘口气。我希望台湾能放过海外的华人，不要将政治斗争向海外输出。我相信，只要是有良心的海外华人，都会和我有同感；我更相信，在台湾有良心的中国人，不会愿意让海外华人，受到政治气压的逼迫。

海外华人的地位、生存的平等权利、获取外人社会的信任，都和母国息息相关。祖国安定团结、繁荣富强，是海外华人最大的期待。

在这篇小说中，虽有十多个人物，但没有

主角，每一个人物，都是社会中某一典型的缩影，因此整个故事的发展，也是海外华人社会的反映。而每一个人物，只是这个社会的组成分子而已。不过，我需要说明的是，书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虚构的。如海外读者认为书中人物和现实生活中的某些人有共同之处，那只是读者的猜臆，作者并无意作任何的影射。

因我自己失去了父母，所以希望：愿天下有父母的人，珍惜这份天伦之乐，尊重你的父母，更重要的将这份对父母的爱，扩大对我们共同的母亲——中国的爱。唯有十亿儿女，齐心一致热爱我们这个地球上最辛苦的母亲，我们才能获得世界大同的最高境界的天伦之乐。

为怀念我故去的父母而写下这篇小说；更为尊敬我们共同的伟大母亲——中国——而写。

(一九八二年元月十二日
写于加拿大寓所)

为怀念我的父母而写，
为献给我们共同的
妈妈——中国——而写。

文 钊

—

史瓦兹海湾的清晨是一派宁静：太平洋的水是静静的；海湾边的小山坡上墨绿的红松及杉树是静静的；天空被浓浓的灰云罩着，停泊在水面上零零星星的几只小船，随着海水的波动在左右轻轻地晃着，也是静静的。

划破这十月尾清晨宁静的，是那些不甘寂寞的白海鸥，三五成群地在水面盘旋，偶尔发出“呱，呱”叫声，但这“呱”叫声，也只在空间停留一两秒钟，随即被周围的安静所溶化；另外即是每小时由温哥华对开的渡轮上放出的汽笛声，沉重地、孤独地回响在空间。

海湾小山坡上是一片红松、杉木，一年四季，保持相当的绿。唯一的变化是，有阳光的

时候，那绿色显得更青葱；一到天阴下雨，却又转成苍翠。然而在这深秋的时候，夹在那些大树中的枫树，又渐渐转红，一些野生杂树的叶子也变成了黄色。这红、黄，夹在一大片墨绿中，使这深秋的外景更为多姿，比春、夏那清一色的绿，要有更多的情调；也比那冬天，绿树丛中只夹着灰色的枝条，要有生气多了。

史瓦兹海湾宁静的秋天，虽有一些寒意，却更给人以诗意的感觉。

沿着海湾山坡上的树林，盖起了一排私人住宅，造型和色彩每幢都不一样。远远看去，有些和大自然的色调很配合，有些却因过分鲜艳，而呈现格格不入。但给人的印象首先是：能在海湾买一块地，造一幢屋，即已说明了住在里面的主人生活还算是上等的。

这时候，有些屋顶上的烟囱已经冒出袅袅轻烟，那是燃起了用来取暖的壁炉。在屋子外面，几乎每家的走廊都整齐地堆满了木头，作为过冬的燃料。这里出木材，造房子，做家具，包括取暖，无一不需，木材成了大众的宠物。也正因为来源不成问题，这儿的人都有得天独厚的感觉。

周洪发和他的老伴，就住在这排屋子中比较近海的一幢。他的屋子是沿着海边山坡的岩石造的。从后门建了木楼梯直通海边，还搭了一个浮坞，看来是为上船用的。附近岩石上搁了两只小木船，一只漆了蓝色，另一只则是灰色。

他每天起来很早，习惯是先冲一杯咖啡，然后坐在近海的那个小房间里，欣赏海上的风景。这小房三面都是大玻璃，所以外面的景色无一不收入眼际。

他的个子不高，因为年龄的关系，已经显得发胖，突出的大肚皮，总是把他穿的那条深蓝色西装裤的裤腰挤到肚脐眼下面。他爱穿一件开领的衬衣，外面罩件浅蓝色的羊毛衫。

坐在屋子的窗前，他一面啜着咖啡，一面看过往的渡轮。那庞大的白色海轮，船头上插着一面枫叶旗，烟囱不停地冒着黑烟，汽笛时而发出一两声长鸣。周洪发对这一切太熟悉了，甚至那船能装多少架汽车，舱下停车场有多少个门，什么地方是咖啡馆，什么地方可以买报消遣，什么地方是孩子喜欢去玩耍的，直至连船上有多少洗手间，设在哪儿，都了如指掌。